

翻身鋤奸記

王瑞玉



翻身锄奸记

王 瑞 玉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23印张 2插页 501千字
1983年10月第1版 198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900

书号 10099·1726 定价 2.15 元



翻身鋤奸記

王 瑞 玉

山東人民出版社

目 录

- 第一回 奔县府老会长力争老搭手 (1)
 反倒算杨大伯怒斥刘狐狸
- 第二回 闹土改徐队长来到潍河畔 (16)
 装进步刘狐狸高唱欢迎曲
- 第三回 支委会徐队长伸张革命理 (26)
 定根子王金汉直言驳村长
- 第四回 谈地契德忠嫂倾吐血泪仇 (36)
 说哑女迎春娘提供重要情
- 第五回 挑是非参议员妄设栽赃计 (46)
 辨真相儿童团登台揭画皮
- 第六回 斗地主众乡亲倾诉血泪仇 (57)
 假献地刘狐狸再耍鬼伎俩
- 第七回 镇关道孙钢夜战铁血团 (71)
 潍河畔队长失踪起波澜
- 第八回 响冷枪郭区长忿然攻叛兵 (85)
 消误会孙钢子冒弹升夜火
- 第九回 严辞令众乡亲挺身诉真相 (94)
 双关语郭区长迂回平风波
- 第十回 鬼狼道郭区长获取铁罪证 (107)
 野荒庭迎春女巧服疯大伯
- 第十一回 辨尸骨王德顺痛哭父被害 (118)
 查罪证郭区长逮捕杨大伯

第十二回	仗大义迎春娘竭力平械斗 惑人心刘狐狸再挑两族仇	(133)
第十三回	急报案迎春女巧脱包围圈 返故里王德忠请求获批准	(149)
第十四回	施诡计杨大晕挑动武斗 劝不从孙钢子扣押杨根	(158)
第十五回	搞突击郭区长连夜审“罪犯” 澄是非杨大伯初话长白山	(165)
第十六回	据实情杨大伯力驳郭区长 套口供郭区长私搞逼供信	(179)
第十七回	遭毒打杨大伯巧遇亲人救 冒风险王德忠勇闯黑漩涡	(191)
第十八回	掀黑浪杨大晕深夜搞阴谋 返故里王德忠快刀斩乱麻	(205)
第十九回	案已结郭区长阻拦把尸验 再勘察王德忠否定会长尸	(222)
第二十回	搞臆断郭区长硬说敌杀我 细分析王德忠认定我杀敌	(233)
第二十一回	破疑阵王德忠明断敌去向 受暗示杨文生神会区长意	(246)
第二十二回	探井底王德忠弄清尸真相 纠错误杨大田返回淮河畔	(261)
第二十三回	荒郊野疯大伯觅到无名尸 齐辨认杨大伯当面剥画皮	(276)
第二十四回	报丧事二滑子趁机敲黑杠 谋暴动刘狐狸梦里披龙袍	(286)
第二十五回	下决心王德忠誓死攻堡垒 匿踪迹二滑子偷埋无名尸	(299)

第二十六回	觅脚印王德忠搜取敌罪证 论土改支委会据理大辩论	(310)
第二十七回	追敌特王迎春英勇闯龙潭 盘行人儿童团机智识坏蛋	(319)
第二十八回	谋对策杨文生深夜送黑信 设圈套刘狐狸奔县府献田	(331)
第二十九回	煽阴风杨文生搞乱滩河畔 审匪谍王德忠巧获敌线索	(336)
第三十回	变战术王德忠又立新战功 毙匪特杨文生中断匪内线	(353)
第三十一回	耍花招刘狐狸献出祖业地 识阴谋杨大伯誓报百世仇	(367)
第三十二回	串百户唤民众德忠揭阴谋 巧辨认假地契迎春剥画皮	(378)
第三十三回	细调查刘金斗发现新线索 冒风险迎春娘奔赴三里庄	(390)
第三十四回	耍手腕刘狐狸巧施离间术 生疑惑葛小四进退两为难	(400)
第三十五回	获情报刘狐狸再生诡奸计 听汇报郭区长又奔滩河畔	(414)
第三十六回	摆事实贫雇农认清笑面虎 讲政策庄户人消除心里忧	(425)
第三十七回	暗栽赃王德忠蒙受不白冤 煽阴风杨文生乘机作文章	(442)
第三十八回	暗监视葛小四深夜探敌情 诉血泪赵洪顺铁心搞土改	(454)
第三十九回	借支前要诡计村长施高招 临行前破阴谋支书展武艺	(466)

第四十回	说屠杀老婆婆倾诉心中泪 唠家常郑妈妈话里透真情	(481)
第四十一回	入虎穴迎春娘遇敌被捕 初交锋小狐狸失败现形	(494)
第四十二回	谋夺权刘狐狸重弹老调 识阴谋杨大伯力驳侄儿	(506)
第四十三回	煽阴风杨文生当众出丑 伸正义葛小四揭穿内幕	(526)
第四十四回	下毒手刘狐狸磨房奸儿媳 图报仇张蕾花冤魂惩公爹	(539)
第四十五回	活见鬼马二仙久死复生 狗跳墙刘狐狸重谋水魔	(552)
第四十六回	觅线索王德忠再访深山户 忆往事疯大伯倾诉血海仇	(563)
第四十七回	赴会场疯大伯半路遇顽匪 紧追踪孙钢子神枪毙匪特	(578)
第四十八回	放暗箭刘狐狸施出双雕术 识阴谋洪顺嫂接受新任务	(591)
第四十九回	关键时尹局长来到淮河畔 识暗箭指导员路上忆往事	(608)
第五十回	危难时疯大伯受到党关怀 用战术王德忠再次击敌机	(626)
第五十一回	藏鬼心杨文生登门看病号 蓄恶意郭区长给村长撑腰	(637)
第五十二回	收军鞋杨文生趁机送黑信 送情报洪顺嫂被派去县城	(647)
第五十三回	分敌友王二子卜林受教育 朦胧夜二滑子暗里勾匪徒	(657)

第五十四回	细分析王德忠识破隔字信 壮虎胆洪顺嫂单身入虎穴	(669)
第五十五回	斗豺狼迎春娘宁愿站着死 耍花招小狐狸软硬都碰壁	(680)
第五十六回	被识破金牙婆当众画皮剥 获重托王淑美又要苦肉计	(688)
第五十七回	送情报女军属揭发地下线 谈条件王德忠心中犯猜疑	(699)
第五十八回	倍关怀王德忠照顾疯大伯 怒控诉艾青山揭露作案人	(710)
第五十九回	下大汪众民兵捞到罪犯鞋 贼捉贼刘狐狸检举勾匪犯	(717)
第六十回	夜审讯二滑子坦白勾匪事 村民会杨文生表扬刘善堂	(726)

第一回 奔县府老会长力争老搭手 反倒算杨大伯怒斥刘狐狸

话说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七年古历五月间，一场土地改革的革命风暴象春潮一样来到了滨北平原。世世代代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播种收获、痛苦挣扎的庄稼人，象逢到春潮的小草一样，泛起了生命的绿色。

滨北平原在深深的沉睡中苏醒了。田野绿了，树木绿了，坦荡的潍河也泛起了欢快的笑靥。

在富饶的潍河河畔，有一个不大的村落，这个村子在历代的史志资料及政府出版的版图上叫潍河畔村，但这一带的人们却喜欢叫它一个平常但亲切的名字：靠河村。

这一天，天刚蒙蒙亮。农舍笨重而粗糙的棧子窗户上刚刚透出晨曦的光亮，王金汉就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

“谁？”他从被窝里探出发斑白的脑袋，仄歪着头靠到窗户上，好象在倾听，也象在窥视。

“二爷爷，快开门！是我，孙钢。”窗外传来一个青年人响亮的声音。

“就来。”王金汉双手抓起被上的羊皮坎肩，顺手披在身上，下炕趿拉着一双破旧的布鞋，麻利地开了房门。

门外涌进一股早晨特有的凉气，王金汉不禁打了个寒噤，目光却盯着站在门口的青年人，有些奇怪地问：“有什么营

生，大清早……。”

青年人已经走进了房门里，边走边冲着王金汉说：“二爷爷，听说政府号召搞土改，聚了上百人，号了房子，开了食堂，正儿八经地念公文。他们要派到各村各户，帮咱们穷人分地主的地和财产……，俺寻思……。”

王金汉的眼睛陡然闪亮了，他那只象老树根般的大手忙在炕头上抓摸着什么。一会儿，一杆虎口来长的紫竹烟袋摸出来了。他点着了烟袋，津津有味地抽了起来。抽烟的人都有这么个毛病，高兴和苦闷都想抽烟。

“真的？”老人把水津津的烟袋嘴拉出来，青缕缕的烟雾还在口腔里闷着，一口气，吸进去了，好象吃下去的饭一样，几乎觉察不出什么时候吐出来。

“没错，没错……，俺娘昨天去赶杨镇集，听那里的亲戚说的。人家说还看见那个大个子……。”

“大个子？哪个？是……”声音里有些发颤，呼吸也急促起来。

“那个战场上打破肚子，又把肠子塞进去的那个大个子呀！姓什么来着？姓……”

“姓徐！好家伙，是他！嗯……”老人的大手使劲地抓着烟袋杆儿，好象一个握住了收获的庄稼把式一样，虽然他那饱经风霜的长满了老人斑的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但他的心里却埋着难以抑制的兴奋。

“嗯……。”老人的嘴里又发出一声奇怪的声音。

“二爷爷，俺寻思……你上趟县府……”

“钢子，你说说，我能去把老徐要来？县上能给？”其实，老人早就想到这一着了。

“能，能！”年青人毕竟是年青人。孙钢的脸洋溢着激动的红晕，两只眼闪着兴奋的光亮，看着老人，满有把握地数说起来，他扳着自己粗壮的大指头，象庄稼人在数算自己的财产一样，“头一条，你是县里有名的老支前，谁不认得？再一条，你是咱们靠河村的老农救会长，搞土改，不听你的听谁的？第三条，咱们给……”

他朝前凑了凑，压低了声音说：“咱们给大个子徐连长通个气，让他从里应，咱们来个外合，还愁要不来？”

孙钢没有说完，王金汉的烟袋已经插到腰带上了，他一边拾掇着炕上的被子，一边冲着东间喊起来：“我说他娘，……他娘！快爽拾掇吃的，俺……上趟县府！”

太阳刚从潍河滩上露出红脸的时候，靠河村的老农救会长王金汉已经迈着重庄稼人结实沉稳的大步，奔走在通往县城的那条崎岖蜿蜒的小路上了。

庄稼人都有起早的习惯，象富贵人都有睡懒觉的毛病一样。六十一岁的杨大伯早饭前总是在地里干一气活。他叫杨大田，是穿连裆裤那时候村上一个私塾先生给起的大号。庄稼人对大号是没有兴趣的。不知是谁对他的大号作了删略，于是，村里的人都喊他“杨大”。这个名字，对于杨大田来说很是中意，大字表示着无尽的吉祥，对于村里的人来说，大字又是十分顺口。这样一来，村里人很少有人叫他的名字，他身下的年轻人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大号。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这个年过六旬的老人呼姓道名似乎不那么公平了，也不知从哪年哪月开始，他这个杨大的名字后边，出现了一个“伯”字。杨大伯就象他的名字一样尽人皆知了。

杨大伯扛着锄头，来到了河东崖的高粱地头上，把锄头朝地下一撞，摸出那个油光光的皮烟荷包，结实实地抠上了一锅子烟，打着火，就坐在地头上吸了起来。不知是哪朝哪代庄稼人立下这不成文的规矩，来到地头，干活之前，总要先吸上一袋烟。在吸这袋地头烟的工夫，就要琢磨琢磨地里头的活路。

远处的天空响起一阵嗡嗡的声音，象一声沉闷的驴叫一样。杨大伯一听这动静，心里就朝上窜火，他抬头瞥了一眼雾茫茫的天空，隐约可见一架蒋匪的飞机掠空而去。

“娘的，丧门星！再敢飞低点，看你爷爷用锄把捣下来！”

他龇龇地诅骂着，狠狠地吸了一口烟。他的气是有来由的。

自从国民党重点进犯山东，蒋匪军攻占了一些县城，潍河一带逃亡在青岛的地主、恶霸就组织了还乡团，经常骚扰。靠河村的地主刘狐狸的儿子小狐狸，也当了还乡团的团副，并且被委任为国民党第七区的区长。从那以后，刘狐狸在村子里就扎煞起来了。他把前些日子伪装的粗布衣裳脱了下来，换上了麻纱黑大褂，戴上了纤细精致的草礼帽和银闪闪的金丝眼镜，又大摇大摆地在街上走动了。有人亲眼看见，他偷偷地向几户胆小的佃户们倒算已经减了的租子。

村里的人们，大胆的骂他是跑出来的疯狗，没有什么好醒醒头，胆小的走路说话都有意躲避着他。

“哎呀，杨大真勤快哟！嘿嘿……。”随着一阵奸诈的笑声，刘狐狸迈着四方步来到了杨大伯的身后。看来，他大概正散步经过这里。

杨大伯一听这动静，心里就冒火。按他那个爆仗脾气，恨不得一锄头把这个狼心狗肺的地主捣死。但是，他没有这

样做。老会长王金汉曾说过：打倒地主刘狐狸在靠河村里来说，是一场硬仗。要发动广大群众，从政治上把他打倒。决不能光靠几个人杀死刘狐狸完事。

杨大伯想到这里，顺手抓起锄把，向地里走去。

“哎，我说杨大，忙活一辈子，图点什么？来，闲聊聊嘛！”刘狐狸又那样奸诈地干笑了几声。前些日子，刘狐狸见了杨大田，一口一个杨大伯，显得那么亲热。这些天，杨大伯的“伯”字突然没有了。

杨大伯的脚站住了。他转过头来，什么也不说，怒目相视。他自己知道，一张嘴就不是什么好听的。

刘狐狸穿着麻纱黑褂，那对鼠眼闪动着狡黠而阴冷的光亮，尖嘴巴上几缕包米缨般的黄胡子可笑地抖动着：

“怎么，不认识啦？咱们可是老相识啦，要说，可算得上是……世交呵！嘿嘿……”

杨大伯的牙咬了咬自己的嘴唇：“是……算世交！可……账还没有算完！”

“账？嘿嘿……，”刘狐狸露出一口黄牙，突然爆发了一阵猫头鹰般的尖利的笑声，“是没有算完，没有算完呵，嘿嘿……明白这一点，算你有眼力，不枉活六十多个年头！嘿嘿……”

“我，不怕你倒算！”杨大伯几乎是吼叫起来，他的眼里喷着愤怒的火星，锄把在地上撞了两下，深深地扎到地里去了。

“嘿嘿，倒算？”刘狐狸狞笑了几声，有些骄矜地捋了捋自己那几根可怜的黄胡子，阴阳怪气地说，“岂敢，岂敢，怎么能说我刘某倒算呢。我刘善堂是堂堂正正的县参议员呀，鄙

人一向拥护减租减息。嘿嘿，我说的不是真的？”

他又笑了起来，笑得那样得意。

谁都知道，在淮河流域，刘狐狸是出名的大地主之一。他的家业到底有多大，谁也估不透。传说，刘狐狸的老一辈并不是个很大的地主。他爷爷那辈上，花钱买通了清朝的一个考试官，让他中了翰林。于是，刘狐狸的爷爷便在山西做了一任县官。他回乡后，家业就象气儿吹的一样暴发了起来。这一带相传着一个故事，也许能使人对刘家的财产估个大概吧。有一天，一个庄稼汉来到刘家大门外讨饭。正巧碰上刘狐狸和他爹正逗着一只老黄狗玩。刘狐狸把一个馒头一块一块地掰下来，扔给黄狗吃。

“行行好吧，舍给俺一口吃的……。”那人用很低的声音乞求着说。

“去，去去！喂你不如喂我的狗。”刘狐狸没好气地咋唬着，把最后一块拳头大小的馒头丢给了黄狗。谁知，黄狗已经吃饱，用鼻子嗅了嗅，摇了摇尾巴走开了。

刘狐狸的老爹走了过来，伸手把馒头拾起来，扔给了讨饭的穷人。

那穷人感谢地看了看他，便几口吞下了馒头。

“爹，给他干什么？这帮穷鬼，活该饿死！”

刘狐狸的老爹龇开黄牙笑了：“哈哈，给他吃了，屙屎也屙在咱们地里嘛，总比……在这儿烂掉好！哈哈……”

穷人听了，不由火气直朝上窜。他什么也没有说，转身就走。他走呀，走呀，肚子里憋着不屙屎，非要走到别的地方去。他整整走了一天一宿，傍明天，实在憋不住了。心里想：这儿总不会是他刘家的地了吧。那穷人屙完屎，正巧碰上一个人

起早干活的人，上前一问，这儿隔着刘家的地边还有百十多里呢！

如果说，刘狐狸的老爹是靠明火执仗地掠夺和霸占起家，那么，刘狐狸则是靠隐蔽而又毒辣的欺骗和阴谋发财。刚刚解放时，他靠灵活的大脑一边随风转舵，拥护政策，摇身一变成了开明绅士，并且当上了县参议会的参议员，一边暗地里变本加厉利用他组织的反动圣贤道组织，搜刮民财，破坏政策。因此，淮河畔一带的人都叫他是刘狐狸。

看着刘狐狸那阴险的奸笑，杨大伯火暴暴地说：“告诉你，少耍这一套！我……剥了皮也认得你的骨头！”

刘狐狸的狞笑突然收敛了。在靠河村，他就怕两个人。一个人就是党支部书记、农救会长王金汉；一个就是眼前这个爆仗脾气的杨大伯。他知道，这两个人都是咬钢嚼铁的硬汉子，软硬不吃。他更担心他们翻弄他的旧账，报那一九三一年的仇。可是，今天在杨大伯的面前，他却象吞了豹子胆一样，口气强硬起来。

他的白眼珠骨碌了一会儿，故意装出认真的样子说：“噢，老大，你没听说国民党的大军已经开始进攻咱山东，有的部队……已经占领一些县城啦？”语气里包含着明显的威胁，但面孔上却佯装着痛心的样子。

杨大伯一听，不由火上头顶。他把锄头一扬，朝刘狐狸逼上一步，大声说：“怎么，蒋匪军进攻县城，你寻思……变天啦？又要反攻倒算？”

刘狐狸扬起眉毛，轻蔑地看了看杨大伯手里的锄头，嘴里却掩饰说：“不，不不，你说到哪儿去了？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啥意思？”

刘狐狸点打着脑袋，翻弄着白眼珠，狡猾而且得意地说：

“我是说，国民党进攻咱们，咱们要一切为了前线。前线的解放军需要粮食，村长向我要粮，我……唉，我又不会自己生些粮食，没有法子才想到收租子。这不，刚才喊你，就是想与你合计合计怎么办好呢。可你，唉……”

他的那对鼠眼又翻动了一下，扫了扫杨大伯的脸色。

“缴公粮，那有什么难办的？把你家的大粮仓打开，不就中了？这也算是你刘善堂做了一件好事，也不枉为县参议员的名声。怎么样，咱们这样定了？我找几个后生帮帮忙……”

刘狐狸嘿嘿笑了笑，不自然地皱了皱眉头，显出一副为难的样子说：“哎呀，老大，你是一家不知一家苦呀，我记得，《红楼梦》里有这么一句话，大有大的难处。这话说得多好！日本人在这里，国民党在这里，那些年头，甭说佃户们被糟踏得没法过，我刘某虽戴个财主的帽子，可罪也没少受了呵！这不，幸亏解放了，咱们都翻了身，我刘善堂也算沾了共产党的光，过上了安稳日子。可就是这一件：上级派下来的公粮，村长向我要，我也只好……向佃户们要，你可要知道，咱是参议员，支援前线的事可不能落后呀！”

刘狐狸口若悬河，说得非常认真。杨大伯虽然觉得他的话是个歪理儿，但一时又找不出合适的话反驳他。正在这时候，一架蒋匪的飞机在他们的头顶上肆虐地嘶叫着、盘旋着，然后拖着长长的尾音消失了。

刘狐狸抬头望着雾蒙蒙的天空，双眼微眯着，嘴角不住地痉挛着。那模样、那神态，真容易叫人马上想到礼拜堂里那些正在祈祷的虔诚的教徒。飞机消失了，他还呆痴地仰着头。

“甭想啦，国民党一时半霎来不了！”杨大伯气忿地说。

“哦，哦……”刘狐狸猛然从沉思中醒过来。他瞪着一对鼠眼，盯着杨大伯，嘴角上又爬出了个狡诈的微笑，“我说老大，咱们是乡亲，远亲不如近邻嘛！如今……。”

他的声音低下来，脑袋朝前凑了凑，颇为亲近而又神秘地说下去：“……俗话说，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谁敢把世道说绝了？唉，人在世上，怎么也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呀！狡兔三窟嘛！租子的事……你的可以免掉，但是咱可有个条件：你在佃户里头说说，都把欠我的租子缴上。怎么样？嘿嘿……”

“净他娘的放屁！”杨大伯火气骤起，上前一把揪住刘狐狸的衣领，亮着他那特大的嗓门咋唬着，“走，咱们回村理争理争！你敢……当着乡亲们的面，再放一放这个屁！走，走！”

刘狐狸是知道杨大伯这爆仗脾气的。在杨大伯威严的目光下，不由也胆怯了几分。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嘛。他那对小鼠眼四周一撒目，见也无人可求，无奈杨大伯钳子般的大手紧紧地揪住自己的衣领，便转了转眼珠，换了个腔调说：

“哎呀……，杨大……伯，这是干什么？有话好说嘛！君子……动嘴不动手嘛，别……上火，慢慢说，好办……好办……”

“老老实实地走！快点，少罗嗦！”杨大伯松开手，另一只手里的锄头却有力地颤了颤，大声命令说。

“就走，就走……”刘狐狸整了整揪皱的衣领，象是自言自语地说，“唉，何苦呢，咱们……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撕破脸面……唉……”

“你走不走？”锄头在刘狐狸的眼前又颤了颤。

刘狐狸慢腾腾地走出几步，转回头，装出一副嘻皮笑脸的样子，说：“杨大伯，……别上火嘛，咱们……”他的手在